



明光

慶祝中蘇不侵犯公約公布
 液牧歌人在華財產及其世界
 一二八的槍手
 一個月的故事 (小說)
 在何方我們是在的
 中國已開始了 (詩)
 馬車行 (詩)
 蔡州神種
 草軍的傳統 (街頭劇)
 編者自話

論 雨
 詩 法
 詩 奇
 詩 奇
 詩 奇
 詩 奇

戰時號外 (第一號)

編輯人 洪深 沈起予
 發行人 洪深

九月一日出版

每份二分
 每月五角
 零售每份二分

北 雅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環 球 路 一 八 六 號
 電 話 八 八 八

編者的話

沈起予

光明自創刊以來，即以喚起抗敵救亡爲己責，而現在殘敵的砲聲，終於響遍大地，足證吾人一年來的吶喊，並未虛擲。

假如我們操縱槍桿之術精於操縱筆桿，我們也許早已馳赴戰場，假如我們直接受到了政府的調動，我們也許已「投筆從戎」了，但現在政府的總動員令既遲遲未下，而投效無門也還是青年大眾的普遍煩悶，所以我們不能不仍暫守着原來的崗位，用我們慣用的筆來作前線的鼓勵，作後方的督促，在這敵我自刃相接的時刻，筆桿的確已變成了次要的意義，然而我們相信衝鋒號，進軍歌自亦有它積極的效用。

因爲郵局停寄印刷品，因爲從前的書店不肯再替我們發售，使我們在資金上受到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不能維持從前那樣的大量篇幅，祇得改出這末小小的「一個週刊」。在這種狀態下，從前存於本社的原擬登載的稿件，都多不能適用。現在我們已將附有郵費的稿件逐一退還，假如因爲交通狀態的混亂而致有紛失時，道也祇能希作者的諒！

本刊今後仍然偏重於有時間性的抗敵救亡的帶文藝性的文字，希作者能給我們以千字左右的含這類性質的稿件（稿交北雁出版社轉）。現在我們還不能規定稿酬，但除印刷費外尚有贏餘時，我們當將全部提供爲作者的報酬。本刊是否還能實質乎哉，全靠作者、讀者與我們的合作。

R
820.5
535.1

慶祝中蘇不侵犯公約公布

本報人宣布封鎖我沿海各岸後，我們突然簽訂了中蘇不侵犯公約，這不能不說是博大的博愛中，的一道光明，和給敵人的，一個無情的回答！至此，日本想亡我中華民族，驅我作進攻前線的砲灰的「廣田三原則」之一的「對我簽訂防共協定的計劃歸於粉碎，而中國在實際上已毅然走上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在慶祝自身得見了一種光明的意義上，不能不慶祝這「八·二九」的中蘇不侵犯條約的公布（續前）

沒收敵人在華財產及其租界

昨日報載上海市商會電請軍委會對敵人轟炸我無辜平民，傷兵，社會人員等暴行，採取報復行動，其中一條是沒收敵人在華財產，其實假如我們已決心全面抗戰，正不必待對敵採取報復行動時才有此一舉，敵人在華財產，無一不是搜取中國的，民脂民膏而來，而同時也是用來實行對我作侵略的橋樑。現在敵人既在對我們的產業作大量的破壞，我們正不必「以種種想」對敵人私產反加保護！至於對俘虜施行處死之云，我們看倒大可不必，優待俘虜，原是勸敵來降之道，何況敵人士兵並非個個都甘願參加侵略戰爭的呢！所以與其處死俘虜，倒不如與性地沒收日本的在華租界。敵人既不顧一切敢於封鎖我海疆，我們沒收其租界才正是報復之道。

(續前)

兵車行 赫克家

汽笛嗚嗚，車聲隆隆，
壯士千里去遠征，
沒有新娘妻子攔道哭，
到處是同胞的歡呼聲。
汽笛嗚嗚，車聲隆隆，
壯士千里去遠征，
高歌叫亮了萬里長城，
心在胸中作悲壯的跳動。
汽笛嗚嗚，車聲隆隆，
壯士千里去遠征，
一片山河在眼底發明，
「矢地」投來個破碎的暗影。
汽笛嗚嗚，車聲隆隆，
壯士千里去遠征，
歡喜掠過一道道層峯，
子彈在帶子裏打挺。
汽笛嗚嗚，車聲隆隆，
壯士千里去遠征，
不貪厚祿，不圖功名，
全爲了祖國的生存！

八月十三日

641312

一二八的砲手

郭沫若

刮了兩天的暴風漸漸鎮定了，今晨分外的靜，含有焦灼意的蟬聲，一大清早起來便在苦叫。

王走來了，說有一位吳履遜住南京飯店，想和我見面。

這消息，真是令我喜出望外。

我立地便請朋友替我打電話去，請他即來。

履遜是日本文官學校畢業生，前十九路軍的團長，一二八上海事變時，最初向日本人發砲的，便是他了。

十九路軍雲散後，他曾遊歷歐洲，後復東渡日本。我是前年（一九三五）在東京和他相識的，體魄甚魁梧而性格極豪爽，我自己在文人中要算是並不怎麼孱弱的人，然而和他相形起來，却儼如木尊佛旁的一顆小小的站像而已。

他在東京住不很久，在前年三個月間，因有職務，便回到廣州去了。去年廣州統一，曾一次傳出過他的遇難消息，以後迄無着落。不想出他居然到了上海，而且我有在上海和他相見的機會。

不一會，履遜果然來了。

魁梧豪爽不減當年，而在這民族抗敵情緒高潮期中，似乎更顯得凜悍。

他和我強烈地握了手，不願座中的有他客便和我高談起來。

他說，他是從廬山下來，在上海聽說我回來了，探聽了好幾天，昨晚才算找到了線索。

他又說，他和他的夫人，已經一個月不通信了，她正養了一個孩子。日本人該沒把她逼回國去？

嚴遜夫人也是日本人，但無論怎樣，我想這逼回國的事情斷斷乎是不會有的。

你的太太此刻怕在哭吧？他又突然問着我。

那可說不定，一直到現在都還沒信來。

你把地址告訴了沒有呢？

到了上海後是告訴了的，不過，沒信來也有點好處，免得知道了家裏所應有的情形，使心裏難受。

我回頭要送你一些番菸……煙遜說着，但我沒有等他把話說完。

我已經戒了菸了。

嚶，他驚訝了一下。

酒也戒了。

你是完全從新做一個人？

是的，我想那樣。

他又更加強烈地和我握手，兩眼放着喜悅的光。

在這兒關於抗戰的估計，彼此還說過一番話，但事關軍事機密，只好從略。

快是吃中飯的時候，我邀大家出去吃飯，羅遜才匆匆忙忙地說，我是今天便要到廣東去的，立刻便要上船。

你我何必還要拘形跡呢？他又說，我們是用不着請吃飯的那一套的。

那也好，我現在正苦於沒錢用，你回了廣東可否替我設設法？

那是一定要幫忙的，沒有錢，心便安定不下去，便不能做事體了。

說着他匆匆忙忙地便告辭起身，又是一番強烈的握手。

(八月三日)

一個明朗的故事(小說)

鄭伯奇

根發一面開着車，一面暗地裏在想：

「這胡老板未免太對不起人了。店裏堆着那麼多的

米，買主來了，老回說是斷檔。就是老主顧拿現錢來買，他也

不肯賣給。一斗半斗，多了怎麼也不肯。現在却裝滿了這一

卡車，叫我送到日清洋行去。這不是叫我去做漢奸嗎？」

想到這裏，他好像對馬路上走的人生氣似地，把喇叭

使勁地捏了幾下：

「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走着那麼多的人，有的背着一擔草席，有的提

着一包衣服，有的還抱着小孩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小，都帶

着憔悴的顏色，一串一串地向這邊走來。

「是難民呀！都是叫鬼子兵打毀了房屋，那些無家可

歸的難民呀！」

他想起了早上隔壁阿福告訴他的話：

「東洋賊老吃了敗仗，中國兵打進虹口了。」

他想跳下車去問問打仗的情形。從那兒逃出來的人

也許知道得更清楚。但一看了押貨的小鬍子端坐在傍邊，他便止住了念頭。

「小鬍子這傢伙，媽的，真不成東西！明明是一個中國人，偏要給鬼子幫忙！鬼子打咱們中國，中國人不賣糧草給他，天理良心，這一點也不錯。日清洋行那些買辦都嚇得像縮頭烏龜似地不敢出面，偏你小鬍子鬼計多端，會假用什麼俱樂部的名義來替東洋兵買米。自然提起你們俱樂部的那些人物，上海灘上誰還敢放半個屁呀！真他媽媽的！」

想到這裏，恨發只有搖頭歎氣的份兒。不過他這嘆氣並沒有出聲，只是用勁把喇叭多捏了兩下：

「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的難民是越來越多了。頭頂上，飛機是在軋軋地作響。路上的人都急忙躲向兩邊走。有些年輕人揚起頭來要認清那飛機是中國機還是敵機。

「不過這總統胡老板不好。他跟小鬍子是通氣眼子的。」

他明明知道小鬍子給東洋兵買糧就不應該賣給他。虧他還說得出隨便什麼人間，別說是送到日清洋行去的。呸！你們這些比狗還不如的漢奸呀！」

車開到了大千世界門口，馬路上是擠滿了人，根發只得再捏了幾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街心的人想讓開一條路，可是怎麼也讓不出來。他只能煞住了車，跳了下來。

「根發，快點開車呀，辰光不早了。」小鬍子在後面叫起來了。

「媽的，你們這批漢奸，總有一天不得好死的！」

心裏很很地罵了一句，可是馬上他覺得臉上發燒，好像給誰打了一下耳光似的。

「你罵人，你不是漢奸嗎？這幾千難民給東洋兵趕了出來，你却給東洋兵去送糧食！」

一股莫明其妙的火氣衝上了他的心頭。他一腳跳到了

卡車上，用他從來沒有過的那麼大的聲音喊道：

「各位逃難的朋友！這是賣給東洋人的白米，大家分

難民都呆住了。小鬍子由車裏跳了出來：

「根發你瘋了嗎？這是同仁俱樂部的官米，誰敢搶！」

根發又氣又急，臉都發青了，他跳到人中間，顛聲叫道：

「他是漢奸，別聽他胡說！這米是日清洋行托他給東

洋司令部買的。」

「根發你……」

小鬍子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拍」的一聲，一記耳

光飛上了他的右臉。

「打漢奸！」

潮一般的人嘩吼了起來。小鬍子被壓在一堆拳頭的

底下了。

「搶！」

另一種喊聲潮一般地從後面湧了起來。只見幾千隻

手箭一般地飛到米袋上去。霎時滿了。卡車的米袋都給拉到街上來了。

「大家分米呀！」

後面的難民也擁了上來。巡捕趕了來，也只能站在旁邊看着。

隱隱地聽見小鬍子哼呀哼地喊救命。

根發倒冷靜了。他只躲在一邊冷眼觀看。看見卡車空

了，他才跳進了開車的坐位，向大家打了個招呼：

「各位朋友！我王根發今天才做了一件痛快事。現在

我要把車開到前方去了。」

說着，他拉了一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

大家讓開了一條路。他把車頭轉了一轉，一直朝西開去了。

一七，八，二八，上海

在後方我們也是在前線

周揚

德國大戲劇家 Erwin Piscator 曾爲西班牙戰爭向千萬聽衆演說道：

「在加泰隆尼，在西班牙，文化的防衛已成實際事實，而且要由手執武器才能完成。但是在後方，我們也是在前線，在這裏，我們有和在戰線捐軀的兄弟同樣的權利和義務。藝術家是一種比別人生活得更強烈且更有生氣的人！所以他應當用比別人更多的可以隨意使用的方法來參與這個鬥爭。」

爲着別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有正義感的文化人親身地參與了血的戰鬥。英國作家 R. H. T. Ox 戰死在西班牙。法國名小說家 Andre Malraux 做了政府軍的一個指揮者。我國的抗戰對於全世界的愛自由重正義的人士將是一個更大的刺激，在爲中華民族的兒女的我們，則更有生死的意義。這個抗戰將決定我們民族的生死存亡，將使全世界的面貌爲之一變。我們應當驕傲着這個反對異民族侵略的神聖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死去，是一件最光榮的事。目前的抗戰雖還祇是全面抗戰的開始，但是從上海到南口，由南口到察北，沿津浦，平漢兩線，長江沿岸和沿海各省，都已燃起了戰爭的烽火。現在真正到了我們爲國捐軀的時候！

但是在這裏我們身軀着砲聲，眼見着飛機在天空盤旋，却身在後方，手無寸鐵，一種渴望着赴戰的情熱燃燒着大家的心，對於周圍有時反而感到了一種焦灼的沉悶。藝術家——他要生活得比別人更強烈，更有生氣呀！於是，多少帶點浪漫蒂克的情緒變成了對實際工作的疏忽。章乃器先生所正確地指摘出來的前線主義在城壕的知識份子身上也許更容

易於跳出來，我們要克服這種情緒，抱定『在後方也是在前線』的精神。這是一個長期的抗戰，後方的工作是和前線一樣重要。在我們還不能夠荷着槍同在前線拚命的兵士並排站着的時候，後方的工作是我们的無可逃避的責任。我們要用我們的筆和舌去宣傳和組織後方的民衆。救濟難民，慰勞傷兵，發動里弄組織……這些都是十分切要的工作。在完成這些工作的時候，文藝家自有他的特殊的武器。他可以編製鼓勵前方兵士的歌曲，唱本，連環圖畫，在街頭弄口張貼壁報。文藝家不要輕視自己本分內的事，同時也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文筆活動的範圍內，以爲除了用筆以外再沒有別的工作。先是國民，然後才是文藝家。凡是一個普通國民所應做，所能做的工作，我們都應當積極地負擔起來。把文藝家的可憐的身分暫時忘記一下吧！

在砲聲所及的後方不會是沉悶的。在和難民，傷兵，後方民衆的接近中，我們會聽到前線兵士抗戰的英勇的事實！那是一種真正的英雄正義，轟了牠，中國民族才能得救。我們會瞭解敵人的砲火是怎樣激動着人民的情緒，改變着他們的意識。我們不但要從他們學習，並且，更要緊的，把對於戰爭的正確的認識灌輸給他們。這樣做，我們不是爲的去體驗生活，蒐集材料，但是這種經驗却必然地會供給一個作家以巨大的想像的剌激，和創作材料的富藏。在後方，我們要如同生活在前線一樣。

這個戰爭是一個持久的戰爭，一時一地的勝負不足以轉移我們的情緒。爲着環境和工作上的必要，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一部分力量移動到更遠的後方——內地去。最近有人提出了文化人移動的問題。這個移動不是逃避，抱一絲逃避的心理都是最可恥的，何況遍地烽火，何處有我們逃身的地方？這也不是爲了甚麼保存文化的精華，我們深切認識要防衛文化，誠如配司卡特所說，祇有手執武器才能完成。二、八東方圖書館的被炸毀，以及最近南開等大學的被炸毀，和

平津知識分子學生的大批被屠殺，就是我們永不能忘的教訓，我們主張移動，是要把集中在上海一處的文化力量按照實際的需要有計劃地分配到各地去，在各地的後方去造成一道道的前線。

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

任鈞

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

昨天，在大空裏——

還是一片灰黯，

看不見太陽；

但，今天，却現出了晴朗的天郊！

昨天，在河邊上，原野裏——

還長滿着枯木和衰草；

但，今天，春却在秋天裏到來，

帶着血紅的鮮花朵朵！

昨天，在遺國度裏——

飛鳥也難於在林中高鳴，

遭遇死寂得使人窒息；

但，今天，却每根細草，每塊小石，

都在暴風雨中開始躍動，咆哮！

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

它的吼聲是那麼雄渾悲壯！

在它的吼聲中——

崑崙山在發抖！

太平洋振盪起驚慌的波濤！

東海之濱的吸血獸也嚇得心寒胆破！

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

黃帝的子孫們！

讓四萬萬五千萬雙雄健的脚

一齊舉步吧！

讓四萬萬五千萬對仇恨的眼睛

一齊看準同一的目標吧！

在抗敵的旗幟下面，

在齊止的歌聲當中

越過屍城血海……

越過災荒和饑餓……

越過一切的艱難和苦惱……

我們將把一長串屈辱而腐朽的日子

像可厭的死老鼠般拋掉！

然後在血肉換來的，獨立自由的土地上——

盡情地接吻擁抱！

盡情地狂歌歡笑！

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

募捐種種

立波

不能到前方，我們就做點後方的事。辦通俗壁報，救濟難民；救濟難民需要錢，我們是個集團體，於是大家分途去募捐。八月廿六日，太陽很燥熱。我們這一隊有十多個人。一個人舉着一面寫着「文藝界臨時服務團」幾個很大的黑字的白布大旗，一個人提着一口準備收錢的小皮箱，後面還跟着一輛慢慢拉着走的黃包車，車上載着三麻袋和一網籃大的餅，這是我們打算分發給馬路上的難民的食物。

就這樣，我們一羣人，浩浩蕩蕩的走進衛堂去。

起初我有些逃避工作，我站在人家後門口，聽他們進去講，我預料這遊說是不很愉快的，但後來我也無可逃避的被派去講了。第一家是一個釘子，主人和僕人都說「捐過了」，就這樣，我們退了出來。這樣挨門挨戶的走了好幾家，都用種種的言語，打發我們空手走出來。我有些灰心。我覺得我們很像叫化子，我們平常自稱或被稱為「文丐」，這倒是不折不扣的名符其實了。

走到其次的一家。這家人家聽說我們是為難民捐款的，很客氣的請我們到客堂去坐，主人問我們是什麼機關或團體，我們把簡章指給他看，對於「文藝界」的字眼，他似乎不大了解，這也難怪他，在中國民間，「文藝界」的聲名，不祇是比不上軍界，政界的響亮，就連律師界之類，也都趕不上。在中國，打官司的人比看文學作品的人多，這是無待煩言的事實。

「我們是寫文章的人，我們這團體是郭沫若和其他許多先生發起組織的。」我們作了這樣的說明，而且特別提出了郭先生的名字，想藉，即使郭先生的文藝界的聲名，會和整個文藝界的聲名同其命運，同受一般社會的漠視，但也可以用他在文藝界以外的時譽，來證明我們確非撞騙，好博得從阿北、虹、口或楊樹、浦逃難出來的幾個工人半天吃飽的撥資。

這一家出了一塊錢，以後繼續挨戶的去募，肯出錢的，大都是不多說話，不要查問我們的來歷的人家，不肯出錢，而又不多說話的人家，有一個共同的拒絕的方法，就是叫僕人回說「老板不在家」，僕人分明答應去叫老板，回來時，也說「老板不在家。」這倒是很乾脆的辦法。不乾脆而又不肯捐着不願應募的良心實難的話特別多而且很有理：

「現在歹人很多。」

「實在是，我們捐過好幾次了。」

「昨天我們捐了一千塊錢，提到救濟會去了。」

「你們這樣熱心，你當我們不是中國人嗎？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實在捐過了。」

有一家竟說他們也是難民，但他們的鍋裏碗裏，有好幾樣肉。這樣的難民，我很願意做。

「呵呵，對不起。」有一家出來一個少年，手裏拿着一本簿子，上身祇穿一件運動背心，像個體育家。「我是上海別動隊的，我也在捐款，和你們一樣剛剛回來，對不起。」

我很慚愧，被人家隨便懷疑或是彎彎曲曲的拒絕的時候，我總是首先想不幹了的人。最有毅方的是白朗和林林，尤其是白朗，她正懷着孕，我看她走路都很累，但是每一次都是她做前鋒，奔走，說服，感謝出錢的人家，累得臉都蒼白了，後來累得走不動，坐在馬路上被許多人圍着看，自己都像迷離者了，但是我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句怨言。看着她那蒼白的臉上許多的汗，我總是挺直了我的要倒的身子，繼續的跟着他們走。

林林更盡力，走進一個人家，常常在那家主人面前，盡力的遊說比方，譬喻，強求，有時從廚房一路說到人家客堂去，很有吉訶德先生靈幹的精神。

準備收錢的小皮箱和所收的款項相比，自然是太誇大了。但也幸虧帶的是小皮箱，如果帶的是女用的小皮夾，一定裝不了，因為收到了一大堆角票和角洋。

從早晨很早起到下午二時止，我們的皮膚晒得都像廣東人，我們的腿子不肯應命了，口渴得像火燒，疲乏得要倒下。於是我們停止募捐，去分發燒餅給饑餓路和麥多亞路上沒有進收容所的難民。

看着難民裏面的小孩子，伸出他們餓得黑瘦的手，接着我們的大餅，用他們的小眼睛，感謝的看看我們的時候，我們感到，半天的被人隨便懷疑和輕侮，半天的勞瘁，得到了奢侈的代價。

(完)

皇軍的偉績

(街頭劇)

尤兢

遠遠的大砲聲，飛機聲。

街頭，店舖的門窗緊緊地閉着。

弄堂口，沒有人影和聲息。

一會兒之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弄堂內出來。

日寇甲乙匆匆出，弄左有聲音，日寇急忙地退入。聲音過去，再小心地出來。打兩旁的店舖門板沒有人的回響，兩寇往右方走。左方又有聲音，三五難民扶老攜小上。

遠遠一大砲極響，小孩哇地大哭……

難婦 (急掩孩口) 討死了！

難民 (一手提着包，急用扶老人的另一手握拳對小孩)

哭！

老人 (無力地坐下) 唉，你們快逃吧！

難婦 (急來扶他) 公公！

小孩 媽！

(左方又有腳步聲)

難民 快，東洋兵來了！(扶老人，老人不肯起)

(大家着急)

老人 阿根，你帶着小阿實快逃吧！我，我……

難婦 公公！

青年 (從左面上來) 你們……

難民 我們……

青年 你們要逃命快！(指左方) 快逃！

難民 我們是那面逃過來的……

青年 前面不能去！

難民 你……

青年 別嚇，快！(指左面) 我是好意，前面不能去，往後面逃，還來得及！

(大家正預備走)

(寇丙突然從弄堂內出)

(青年幫着扶難民老小，急往左方逃下)

(寇丙急拔槍追下)

(槍聲兩響)

(寇丙拉難民及青年回，邊打邊拉近弄堂)

(難民往後看，日寇再打，拉入)

(左方呻吟聲)

(飛機聲)

(弄堂內日寇叱罵聲，鞭打聲)

(青年、難民及日寇丙搗沙袋自弄堂內出，放下，轉身急人)

(右方剛才走去的日寇甲、乙拉一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和小商人上，後者經過地上沙袋時跌一交，日寇驅入弄堂去)

(青年及難民等再搗沙袋出，日寇丙指揮疊在右方馬路上)

(知識份子和小商人極艱難地各搗沙袋出，日寇甲在後發打，知識份子放下沙袋時打落下眼鏡，俯下去找再被打)

(日寇乙與了搬機關槍及子彈箱出，後隨日寇戊及一

小官佐)

官佐 (指揮，看地圖，對寇戊) 前面放哨，××步，站上崗位！(日寇戊提槍前去)

(沙袋堆好架機關槍)

(左方呻吟聲未絕，難民偷偷地朝後)

商人 謝謝你們，放我走吧！

官佐 哈哈……

(小商人左右顧，打算走)

(日寇甲見偷走的難民，急上去抓住，打，拉回)

(小商人駭，不敢走)

(官佐把地圖及工事看了看點頭表示好了)

寇甲 (指中國人) 支那人，(做殺的姿勢) 殺？

(寇佐搖頭，以手指酒杯，形作唱狀)

(寇甲點頭入弄堂去)

(前面二隊槍聲)

(寇佐指揮預備放槍)

(寇兵等倉皇伏沙袋後，搬機關槍)

(四個中國人再伏下，難民不時回頭看後面) 未完